



【读家心闻】  
『卧游』天下景观

□郭瑞三

所谓“卧游”或称“神游”，是指足不出户，在家借助文字、画册、视频和个人的想象力，循图索骥领略山川人文胜景，以达到开拓眼界、增知悦性的目的。

我国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景色秀丽，国门之外也是胜迹遍布。千百年来，众多旅行家、文人士足迹踏遍五湖四海，写下了大量探幽访胜、寻求知识的游记作品。我收有不少这类书，现已初步形成一个藏书系列。近两年，我乐得老僧坐定，凝目运思，在大千世界里尽情“卧游”。

我读冯之丹的《西非八国漫记》，结识了喀麦隆火山、黄金海岸、撒哈拉大沙漠的神奇；我读陈从周的《帘青集》，感受到了西湖刘庄的“水竹宜人”和江南水乡的“软风柔波”。我还爱读老舍先生的文章，他是北京旗人，一生礼赞济南的散文达25篇，比写北京的还多。他在《吊济南》一文中说：“讲富丽堂皇，济南远不及北平；讲山海之胜，也跟不上青岛。可是除了北平青岛，要在华北找个有山有水，交通方便，既不十分闭塞，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，恐怕就得属济南了。况且，它虽是个大都市，可是还能看到朴素的乡民，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，不像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。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，城墙并不是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；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神情，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。这使人们心里觉得舒服一些。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檳为理想的生活的人，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。”此文写于1938年1月，正是倭寇侵华即“灰色的济南”时期，老舍先生这些暖心的文字，让我们跨越时空感受到了济南淳朴的民风 and 众志成城抗敌御辱的信心和力量。

我“卧游”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读书，通过读书拉近与实景的距离，求得恍若真游、俨如有睹的效果。因此对这类书的选择，尽量内容丰富，资料扎实，在写法上描摹和诠释并用，使一书在手，整个景区历历如在眼前。1987年5月，陕西法门寺塔下地宫出土佛指骨等千件稀世文物，地方史志专家梁福义先生“八下扶风，五进法门寺”，编写出版了《法门寺纪事》，此书“大事不漏，小事集锦，趣味翔实，可读性强”，受到佛学界和广大文物爱

好者的欢迎，1991年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予以连载。我认为这是一本理想的景观书，于是果断邮购收藏。这本书可以说是对法门寺的兴衰荣废，真身宝塔的毁建起落，闻名中外的青铜器，以及流传久远的苏若兰与窦滔爱情故事，宋巧姣法门寺告御状的历史传说，均作了系统介绍，可作导游，可提供文史资料，谁会不喜欢呢！

我上面说这些，并不是只强调“卧游”，而贬低现场实践活动。“卧游”长学问，实践出真知，二者各擅胜场。今年夏初，我去了一次有“九朝古都、八代陪都”之称的洛阳，当时主要目的是寻访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里的十九处名园还有没有，现在何处。李格非是山东济南人，女词人李清照之父，北宋熙宁进士，官至礼部员外郎，工词章，《洛阳名园记》是其代表作，为我国第一部名园记专著，影响深远。他在文章中阐述洛阳名园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兆，而洛阳的盛衰又是观察国家“治”与“乱”的窗口，这种家国之思，曾使好几代人感慨不已。

我到洛阳第一天就去了中国国花园。彼时，牡丹盛花期已过，我向公园老师傅询问李格非记载的那些名园，他们一脸茫然。第二天我在老城十字街吃“水席”，后去街对面一家老书铺看书，从一位正在找书的老先生口中获知：“《洛阳名园记》所记十九处名园都在宋代以前，自富郑公始而终于吕文穆，全是公卿家园圃即私家花园，唐朝以后这些名园就毁坏了。”一听老先生说古就知道是个学问人。他热心提醒我，“已找不到旧园影子了！可买本新版的《中国历代造园文选》《中国风景园林文学作品选析》，其中收有四篇李格非的名园记”。多么可敬可佩的老人啊！洛阳寻园无望后，我专注游览，先后观瞻了奇伟崇峻的隋唐洛阳城、中国佛事活动中心白马寺、白居易晚年归隐处香山寺和洛阳市博物馆，深感洛阳的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，近些年的古城改造升级，也尽显汉唐建筑特色，不愧是中国古史的一个缩影。

归来后，我又搬出华艺出版社的《华夏纵横》四卷本开始“卧游”，希望对洛阳历史名人及其遗址仔细做番检索，可收获不大。倒是洛阳老先生告诉我的两本书从书店如愿找到，我高兴，对家乡文化名人李格非的《洛阳名园记》，我可以写篇较完整的读后感受了。

【万家灯火】

『妈妈牌』土特产

□王文莉

国庆假期结束，一大批“妈妈牌”土特产也跟着游子们一起回城了。

在杭州工作的小成，老家在浦江县的农村，距离杭州两个小时车程。他晒出的后备箱里塞满了父母种的各种蔬菜以及鸡蛋、菜籽油和手工面等。为了让小成吃上自己的蔬果，父母甚至从别家租了半亩地，种上了各种蔬菜瓜果。这次回家，母亲还从地里挖了三十多斤番薯，让小成带到杭州。

上海的小芳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来吃我妈包的酸菜饺子啊！”小芳的老家在辽宁大连，酸菜饺子是“招牌美食”。小芳写道：酸菜是老妈亲手腌的，离家前一天，我妈包了一下午饺子，煮熟、自然放凉，再装进保鲜袋。除了我妈的酸菜饺子，家里人还往行李箱里塞了鱿鱼丝、鲍鱼片、海参……“行李箱就像个‘家乡美食箱’，饱含家人的关爱。

“看着爸妈往箱子里塞这塞那，也挺哭笑不得，根本拦不住啊。”老家在甘肃天水的杨敏说。很多东西自己在北京一样能买到，不用这么“千辛万苦”一路挤车、赶飞机地背回来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杨敏越来越能理解父母了，面对节后“超重”的行李箱，

内心更多的是感恩和珍惜。

很多网友也纷纷晒出自己的行李箱：有家乡特色德州扒鸡、四川腊肉；有奶奶的小院里刚摘的蔬菜瓜果；甚至有“你妈怕你饿”的大米、馒头……“晒行李箱”在社交网络“刷屏”，虽然不乏对行李箱“重到哭”的“吐槽”，而戏谑之外，总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情——行李箱再重也重不过父母的爱，游子们带走的、带不走的，都是家乡的情。

和很多网友一样，我的行李箱也是琳琅满目：有母亲做的辣椒酱、南瓜包子、腌制的糖蒜、刚刨出来的红薯、脆甜的红富士苹果、黄澄澄的玉米糝……这些特产和美食饱含家乡的味道、父母的牵挂。

和箱子一起“交”给孩子的，还有父母的千叮万嘱：“努力工作，和同事们好好相处”；“按时三餐，别一到周末就睡懒觉不吃早饭”……这些已经熟悉到能“倒背如流”的“唠叨”声里，又是一次离别和启程，沉甸甸的不只是行李，还有家人的爱……

世上有一种爱，叫“打开行李箱”。琳琅满目的“妈妈牌”土特产，盛满父母“执拗”的爱，也盛满他们内心对子女的挂念。在外打拼的日子，疲惫和沮丧的时候，这些爱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力量，陪伴游子前行。

□刘昌宇

记忆中，每当九月的风刚掠过北方平原，故乡那棵歪脖子枣树便悄悄换了装。青绿的枣子先是泛起胭脂红，继而像被晚霞点燃似的，整棵树都坠上了玛瑙珠子。这时候，母亲总是踮着脚在树下张望，她粗糙的掌心托着几颗刚摘的秋枣，皱纹里盛着比枣子更甜的期待。

枣树是外祖父年轻时栽下的，一年年开花、结果，守护着我们一家。

打枣，是我们家每年隆重的仪式。当东方刚泛起鱼肚白，父亲已扛着那根泛着岁月包浆的竹竿站到了树下，竿头绑着的镰刀在晨光中闪着冷冽的光。他总说打枣要趁晨露未晞，这时打下的枣子最是脆甜，仿佛把整个秋天的精华都锁在了果肉里。竹竿轻叩枣枝的声响清脆而有节奏，“嗒、嗒、嗒”地唤醒沉睡的院落，惊起屋檐下几只麻雀。熟透的枣子应声而落，噼里啪啦地砸在铺开的草席上，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红色骤雨，有些还调皮地蹦跳着滚到院角。母亲和祖母佝偻着身子在席间穿梭，她们布满老茧的手指灵活地翻捡着，晨光将她们弯曲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就像两个虔诚的拾穗者，要把那些散落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暖都一一拾起，装进斑驳的竹筐里。

我总爱像只小松鼠般藏在茂密的树杈间偷吃。望着绯红的秋枣，我就忍不住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掐开薄薄的果皮，贪婪地吮吸那点带着草木清香的微甜汁液。有次被父亲发现，他不但没训斥，反而踮起脚在树梢间仔细挑选，摘下颗最饱满红润的塞进我手心：“快下来，坐在枝丫上吃不安全！”一声温柔的劝阻，深蕴着比蜜更甜的亲情。

深秋的枣子多半要晒成干。

母亲把枣子铺在苇席上，像给婴儿铺襁褓般仔细，每一颗都要摆得疏密得当，不能叠压。她说晒枣要“三翻九转”，这样糖分才会均匀——晨起翻一次让露水蒸发，正午翻一次使日晒透彻，傍晚再翻一次防夜露回潮。某年我好奇地偷尝半干的枣子，轻轻咬开绛红色的果皮，发现内里竟凝着琥珀色的糖霜，那甜味先是清浅地浮在舌尖，继而像秋日的阳光般慢慢渗到心底。这让我想起外祖父的枣木拐杖，那拐杖是用老宅门前砍下的枣树雕成的，纹理里还沁着淡淡的枣香。他晚年总爱用拐杖敲打地面，“嗒、嗒、嗒”的节奏，与打枣时竹竿掠过枝头的脆响一模一样，仿佛在敲打着岁月的回音。

最难忘是冬夜围炉吃枣的温馨时光。祖母佝偻着身子，用火钳将晒干的枣子和带壳花生轻轻埋进灶膛的余烬里，炭火的红光映着她布满皱纹的笑脸。不多时，灰堆里便爆出欢快的噼啪声，像年节的小鞭炮。我们兄妹几个顾不得烫手，争抢着用树枝从灰堆里扒出焦黑的枣子，鼓起腮帮子吹去浮灰。那皱缩的果肉裂开琥珀色的纹路，在煤油灯下竟泛着晶莹的蜜光，甜香混着柴火气在屋里萦绕……

前年深秋回村时，那棵陪伴我整个童年的老枣树已在台风中折断了主枝，断裂处露出浅黄色的木质，像一道未愈的伤口。母亲拾起一段枣木，在灶房檐下细细打磨了三天，做成根泛着琥珀光泽的擀面杖。冬至包饺子时，她总说木纹里渗出的树脂会让面皮染上若有若无的枣香，那是任何调料都调不出的滋味。

昨夜梦回故里，院中那株老枣树又挂满了秋枣。父亲擎着长竿正在打枣，母亲在树下拾掇着，悠悠灿阳把家中小院照得满地生辉……

【那年那月】

故乡的秋枣